

对
面
女
孩
看
过
来

A.

女

当代

校

园

情

感

小

说

“绿

卡”

看



曾一珊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对面女孩看过来

A. 女生“绿卡”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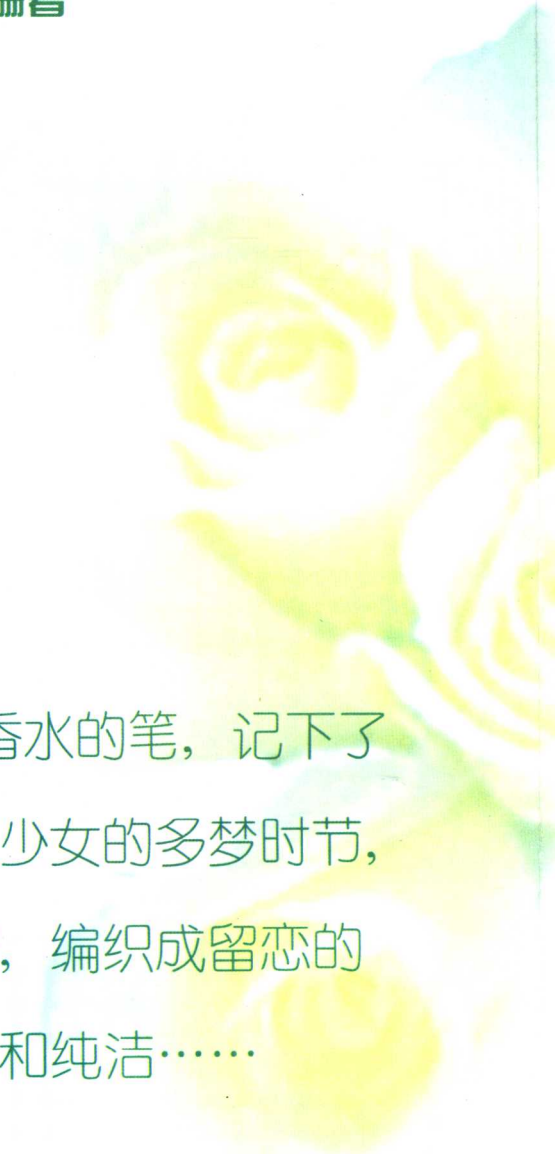
对面女孩看过来/曾一珊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1.1

ISBN 7-5008-2504-8

I. 对… II. 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049 号

出版发行:	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鼓楼外大街)
印 刷:	北京市恒泰福利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 次:	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	850×1168 1/32
字 数:	410 千字
印 张:	24
印 数:	1—5000 册
定 价:	35.20 元(全四册) 单册:8.80 元



我用沾满香水的笔，记下了
中学的日子。在少女的多梦时节，
我们把心和憧憬，编织成留恋的
花篮，盛满魅力和纯洁……

……………摘自舒小夏日记



目 录

第一章	姐 儿	(1)
第二章	同 龄 人	(21)
第三章	阴盛阳衰	(40)
第四章	女孩男孩的世界	(62)
第五章	“牵手”	(82)
第六章	“男子汉落进鸡窝”	(97)
第七章	蛇 案	(115)
第八章	坦荡和牺牲	(135)
第九章	“舒小夏工程”	(151)
第十章	女生“绿卡”	(168)





第一章 姐 儿



少女是多梦的季节。那一场雷雨，淋湿了温馨的回
忆。

阙萍萍戏谑舒小夏：“俏姐儿，有一位诗人与你同岁，
是你姐吗？”舒小夏知道她胡说八道，没吱声。初三·A 班
的女生中，就阙萍萍的俏皮话多，她常叫舒小夏绯红着脸
儿，既羞又恨，拿她没办法。这臭丫头心血来潮，买了一
张情人卡，印着一颗鲜红的心，还有紧挨的两张脸儿，抄
了两句诗在上面：“因为真情因为留恋，我喜欢你到永远
……”不过用不着太认真，反正阙萍萍闹着玩，倒是她扔
在床上的《普希金秘密日记》，让舒小夏挺喜欢，舍不得



女生“绿卡”



归还。后来，听说是“伪作”，舒小夏也没心思再看。阙萍萍拿去扔了，被男生肖胖子捡去，视为珍宝。阙萍萍买书不看书，男生女生手头都有她的畅销印刷品，如果被老师抓到了，还得牵连上阙大小姐，她只有竖眉怒眼骂人。

静静的夏夜。小街上响着沉闷的雷声，一个闪电把窗外划成了白昼，该是半夜了。小城落进了雨网中，哗哗的雨吼成一片。舒小夏被惊醒了，两个肩头冰凉，再也睡不着，白嫩的手臂枕着头，老想班里的男孩和女孩。

阙萍萍曾经嘲笑她是“黛玉”和“妙玉”，多愁善感，问她“恋的谁”？气恼不管用，只能骂一句“乌鸦嘴”。舒小夏承认，自个“早熟”。今晚，她看的是《哭泣的骆驼》。那是三毛死了以后，她在校门外的书摊上买的，在扉页写下了“哭泣的故事，再也无泪，三毛匆匆。舒小夏悼三毛”，并且哭了一回，也不知那时候傻不傻。阙萍萍奚落她：“三毛的小妹，为姐姐殉情？她为恋上吊了，你想步她的后尘啊？”舒小夏生气，骂了她。她说舒小夏“小肚鸡肠”，俏姐儿没有青春靓女的气派，非常遗憾。挺有知名度的阙萍萍是个有个性的女孩，舒小夏躲不开她，也离不开她。



今天下午，舒小夏和阙萍萍拌了嘴。就在茶馆左侧临



街的大泡桐树下，为着本届的亚洲小姐选美，她们争论得很生分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双双面红耳赤。舒小夏说：“那位摘取桂冠的姐并不美，落选的 A 小姐太冤，评委的心态和眼睛都有毛病，是忌妒。”

阙萍萍说话挺损：“那些老头子老太婆干吗不忌妒你舒小夏？”千真万确的乌鸦嘴！她嚷，“那是 A 小姐的气质太差，怨不了谁！我就瞧不起那小家子气！”

舒小夏坚持：亚洲最佳小姐非 A 小姐莫属。阙萍萍是唯我天下第一，不容别人否定她。于是，拣难听的词儿顶撞舒小夏，说：“没有一个合格的亚洲小姐，就缺你这俏姐！”

气湿了舒小夏的眼睛。被逼急了，她也回敬一句：“差一只耗子！”

“耗子”是阙萍萍的忌讳。她俩不欢而散，临走时，阙萍萍骂她：“模样挺出众，智商平平！”舒小夏如果真要和阙萍萍计较，肯定早二十年成老太婆。真的，即使你气死，她也不在乎。

中学生里，而今流行“缘分”的说法，舒小夏和阙萍萍真是那么回事，女伴们常笑她俩“鼠姐鼠妹”，好得如青梅竹马，在那些日子里，却常为一些小事“挥手”，不想再见。老师们最忧心的，就是女生热衷于这类“小事”。老历史教师讲到贞观之治时，特别以那位十四岁就嫁给唐



女生“绿卡”



太宗的“早熟”公主为例，批评初三·A班的小姐们：“该懂的不懂，不该懂的全懂了！我真的有点儿怕你们了。可惜啊可惜！”百分之七十的女生对他有意见，有的红了脸——该先生的言下之意，谁不知道！阙萍萍在课堂上悄悄骂：“迂夫子，落后一个世纪！老师，请问你‘早恋’谁？”不幸被年迈耳聪的老先生听见了，自然是满城风雨。

阙萍萍一口咬定，老历史教师指责的目标是她和舒小夏，把黑锅往身上背。舒小夏挺气，说，我可不愿意去对这个号。阙萍萍笑着说：“你怕什么，没啥，闹着玩！”

舒小夏可没心思“闹着玩”，在这类事上决不敢潇洒。其实，阙萍萍和舒小夏一样，只是嘴上说无所谓。

阙萍萍是燕儿中学的新闻女孩。她属鼠，很不幸，男生悄悄把她的芳名换成了“耗子”，变为有口皆碑的“鼠小姐”。她气得怪可怜，骂人，少不了超出女孩范畴的话，过后也就大度了：“鼠小姐就鼠小姐，你能改变我的性别？”她骂男生有病。有病的偏偏存在，肖胖子最烦人，故意招惹她——从学校借来一本《鼠传》，一本正经地向她“请教”：“××先生为什么那么喜欢耗子？”阙萍萍气极了，一把抢过书，啪！在他头上猛敲，严重警告。然后，随手一扔，不慎掉在洒水的桶里，沦为落汤鸡。肖胖子没法还书，跟着阙萍萍大呼小叫。阙萍萍不理，火了，劈头一句：“我欠你的债？神经病！”





后来，他们打过一回架。阙萍萍发扬敢死队的精神，用教室后面的长凳把肖胖子压在地上，狠狠擂了几拳头，累得直喘气。同学们称那根长凳为“马鞍”，肖胖子霉气了好些日子，阙萍萍也有了“大姐大”的戏称。老师看见她，直摇头。



学校的后操场外边，有一片林子，男生说它是未开垦的处女地。这话对女生而言，似乎十分犯忌，阙萍萍斥责男生，不料被猪八戒倒打一耙，狼狈许多日子的肖胖子终于有了机会，说：“想得真够具体，阙萍萍你好复杂，佩服！……”

阙萍萍的脸绯红。舒小夏嗔责她说：“干吗去戳马蜂窝，让男生贬得脏兮兮的！宽容一点儿不就行了，坦荡也是女孩的美丽。”这回，阙萍萍羞得有了泪水。舒小夏的眼睛极美，长睫毛，水灵灵的，阙萍萍常笑舒小夏是“趵突泉”。想不到她也有哭鼻子的时候。

阙萍萍风云多变。懒蝉儿长声悠悠撕扯的盛夏，女生们的脖子胸脯汗津津的。她嚷着“挺烦”，兴致来了，“劳驾”带要挟，把好些女生叫进了林子，连冷冰冰的徐雁也去了，为舒小夏祝福十六岁的生日。舒小夏比她们大半岁，阙萍萍横蛮地称舒小夏“姐儿”。舒小夏反感这个词，



女生“绿卡”



害怕被人误会——她也有很“复杂”的时候，也要联想。阙萍萍恼了，固执地说“姐儿的称谓有时代感”，“最能体现舒小夏的美”。舒小夏拿她没法儿，只好默认。非常可惜，那次的“越轨”聚会很不如愿，高潮时，午睡的铃响了。结果，十个女生集体上课迟到。真是“冤家路窄”，又遇上老历史教师在讲课。看着教室门外一长串女孩，严谨治学的老先生叹口气，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“？”，赠送二字：反省！阙萍萍居然忍俊不禁：“迂腐！”噗哧一声笑。老先生气灰了脸，治不了特殊班的学生，只好“引渡”给班主任。

阙萍萍非常反感历史教师的“告状”，说：“老头子向小女孩求援，连感情都没了！”她把班主任葛老师称作“大女生”，现在又是“小女孩”了。她自喻自个儿得天独厚，并不怕挺年轻的一班之主，老历史教师的“状”要白告了，浪费感情。

不过，为了尊重同为“女生”的老师，阙萍萍还是给班主任写了一份检讨——

“葛老师：

真的，不骗你，我们都没睡午觉，睡不着，也不想睡。如果没有睡意死趴在课桌上硬撑，你烦不烦？请你多一份理解……好了，我向你认错。

阙萍萍



×年×月×日”

非常遗憾，葛君老师把意思给理解错了，给全班同学讲怎样睡好午觉和睡午觉的重要性。女伴们听得发懵，悄悄看阙萍萍。阙萍萍假装不知，正襟危坐。下了课，男生说女生蒙骗班主任，胆大妄为。阙萍萍说话很绝：“傻妞！”她疯劲儿不小，连老师也奚落。



班主任不傻。葛君老师是前不久才来到燕儿中学的，试用期教师。阴差阳错，她一来就成了初三·A班的“户主”，有了“姐儿”的戏称。把老师喊作姐儿的罪魁祸首，自然是女孩王阙萍萍。她还恶作剧，胡说舒小夏和葛君老师有姐妹之嫌，大小两个姐儿。

回想起来，真正有缘份的应该是葛君老师和她阙萍萍。记得那晚的雷雨把天幕搓洗得十分洁净，雨后的星星晶亮，极高极密。小城的早晨匆匆来了，大地捧出的朝阳血红。几只灰鸽子飞起来，翅膀扇着鳞次栉比的屋脊。阙萍萍那小丫头出现在汽车站了，素妆打扮，像只雁。她喜欢独来独往，有双休日睡懒觉的嗜好。她说：“难得两天归自己拥有，不睡觉太辜负美好的早晨了！”能够那么早去等候公共汽车的大驾光临，实在难得。阙萍萍告诉我们，她是去接“不归家的人”，接回的却是千载难逢的



女生“绿卡”



“姐儿”，好霉！女伴们都知道，阙萍萍常贬自己那位有官衔的妈妈，骂常常离家开会的妈妈在外安居乐业了。当时，女伴们以为她所说的“姐儿”是指舒小夏，叫舒小夏挺难堪。不得已，知道实情的舒小夏只好说明真相：阙萍萍接回的是初三·A班的新任班主任。有的女生伸舌头，胆大嘴利的，取笑阙萍萍想把新班主任据为己有，当作“妈”。二十二岁和十六虚岁，“女儿”也太大了，考虑不周——徐雁不紧不慢地分析，嘲讽味更浓。阙萍萍羞恼极了，骂徐雁“小辣椒”，“想认姐儿作妈的快去！别忘了，人家还是大闺女！”其他的丫头悄悄走了，害怕新班主任的战火烧到自己身上，无端的兵临城下，犯不着。阙萍萍没好气，说溜掉的丫头胆小如鼠，不料又犯了自个儿的讳。徐雁忍不住笑。阙萍萍火爆爆的，她算是白气了。

阙萍萍迁怒到舒小夏身上，骂舒小夏“克格勃”，说舒小夏出卖她。她发誓：以后有“隐私”，决不告诉舒小夏！其实，即使阙萍萍不说，舒小夏也知道了。那天早晨，舒小夏站在自家的茶馆门口，亲眼看见葛君老师和阙萍萍从小街上走过，都穿着短裙，四条修长的腿儿，健美，白净，情同姐妹。当时，舒小夏莫名其妙涌起一股酸溜溜的感觉，故意扭过身去，用俏丽的背朝着她们。当阙萍萍只身转来时，舒小夏又控制不住自己，跑到大泡桐树下，拦住问：“刚才那个是你姐？”“妈！……”阙萍萍挺



冲，没好话。说完，掉头扬长而去，好像扔掉了一块香蕉皮。

舒小夏的眼泪都出来了，暗暗发誓：“今后，谁也别理谁，一刀两断，多一份志气。”后来，还是阙萍萍没脸皮，把巧遇葛君老师的事，源源本本的告诉了舒小夏。那天，公共汽车开来的刹那间，许多脚跟着喇叭声跑，带泥的水溅到她裙子上了，连该骂谁都不知道。这时，一个陌生的姐儿跳下车，高跟鞋恰落在了她的脚上，好狠呵！

“哎哟！……”

阙萍萍快痛哭了，瞪着那个不知所措的姐儿。可她拎着大挎包，站着发窘，就像个哑巴，阙萍萍十分恼恨，心里骂：“看你那模样够文雅的，戴着一流的眼镜，怪有气质的如果选星我投你全票。可你没意思极了！损了别人没说一句够格的话！好。我等你的道歉……”

阙萍萍没耐心等下去，报复她，对准那个陌生姐儿使劲踏一脚——谁叫你没有起吗的文明礼貌呢！她痛出了泪水，捂住娇嫩的脚背起不来。

阙萍萍的“铁蹄”把姐儿踩破了一处皮，殷红的血从凉袜里浸出来。她动了恻隐之心，固执地要送“粗野”的姐儿，由不得葛君小姐拒绝。

一路走进了中学校园，葛君小姐说：“谢谢你，小妹



女生“绿卡”



妹。我叫葛君，新调来的，在这儿教书。以后，你要常来玩……”

“再见。”阙萍萍轻轻吐出两个字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向新来的老师扬扬手，懒懒的。

“舒小夏，你说霉不霉？真不该遇见她！不过，再想一想，也就无所谓了。我倒觉得，自个儿爱上了这个小老师……”谁知道呢！反正，阙萍萍就是阙萍萍，那两天，舒小夏想着阙萍萍说她的话：“她是你姐，你娘，你的老师！当心吧，她不会饶你！”



阙萍萍应该是初三·A班的佼佼者，因为是“官宦人家”的千金，和同学的感情生疏了不少。这话是她和同学吵了架自己说出来的。她妈是区党委副书记兼教委主任，有的同学羡慕，她反而一肚子气。同学们评价她和舒小夏是冤家，又是好得要死的朋友，对她们之间的恩恩怨怨，见惯不惊。徐雁说：“阙萍萍欺负舒小夏活该！”这话不全对。不假，阙萍萍多次把舒小夏气得想哭，然而舒小夏又轻而易举地宽恕了她，她相信阙萍萍不是存心的，心眼不会那么坏。

那天，因为亚洲小姐选美的话题，她们拌嘴，舒小夏的媚眼再一次气湿了。树上的鸟笼在头顶上摇晃。笼里的



鸟儿幸灾乐祸，嚷叫蹦跳。两朵浓香的泡桐花落在她的头上。茶馆里，那个老茶客盯着她，翻着死鱼眼睛叫“舒小妹”。小街上的糟老头子，一到茶馆老盯住漂亮的妞儿不放。舒小夏假装没听见，眼望着幽深的小巷。

远远的，出现了一个亮点——同校高中班的男生梁羽，骑着他爸的进口摩托，十分潇洒地过来了。看见舒小夏，梁羽在青苔依依的街边停了车。

“舒小夏！”提着茶壶跑堂的爸爸，警惕性特高，大声喊。

舒小夏背过身去，迅速揩尽被阙萍萍气出的泪水，走进茶馆时，忍不住回过头去看了梁羽一眼，送给他一个浸过泪水的秋波，一个甜甜的笑。



难得的一个双休日，舒小夏却特别的烦。

爸爸把她叫进了茶馆，但叫不走她的心。老爸不发怒，站在街边的梁羽是不会走的——他急了，嘴里骂起来，梁羽这才挪窝，还忘不了叫一声：“舒小夏等会儿见！”“鬼子”摩托一路吼着，像敢死队。没多久，第二次绕到大泡桐树下……茶堂偕如临大敌，大声怒骂，拿着火钩冲出门去，梁羽立刻不见踪影，殊不知伤了舒小夏的脸面。



女生“绿卡”



茶馆是舒小夏她爸的家业，冠以别致的店名“小香居”，似个女孩儿；祖宗的遗产，古香古色，又像是穿长衫的守旧老头。老爸不让她走，在店里呆一天，犹如笼中的鸟儿。舒小夏懒懒的，根本没心思做作业和复习功课，不是春日却似伤春，疲乏想睡，居然有了梦。被爸爸吼醒的时候，心还在怦怦跳，连她自个儿也羞臊，也惊——梦见自己成了白雪公主，由小矮人抬着，进了那位王子的别墅……这种话头，当然不能告诉同伴，更不能让老爸知道——因为梁羽，他已经像守护珍宝一样“监护”舒小夏整整一天了。

身为茶堂馆的老爸叫舒小夏委屈，反感，滋生着逆反心理。老爸小心翼翼，猜疑极多，好像女孩和男孩接触就会起化学反应。舒小夏觉得，梁羽虽然口碑不佳，但并不像别人想像的那么坏。有人说，优秀女孩是男生的眼光培养出来的。女孩的眼睛是感情的泉。的的确确，舒小夏对梁羽有几分感情，已经不慎在梁羽面前流露出来了，梁羽缠她，怨她自个儿，而她无怨无悔。

很帅的梁羽是中学的一绝，他也有被女生捉弄的时候。上个星期天，梁羽在女生面前财大气粗，摸出一张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放在公共电话机前，叫大家随便打。正在打电话的女生红了脸，有一个骂他。舒小夏是很敏感的，赶忙离开，回避梁羽的注视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在梁羽面